

2024年12月18日,西藏S5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(以下简称西藏S5线)正式通车运营。  
从徒步一整天到行车一刻钟,从顶风冒雪、翻山越岭到一随跨山河、一路通南北,居住在圭嘎拉山两边的人们,诉说着一段跨越时空的故事。

——题记

# 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新仓村村委会主任赤列:

## 送信,父辈的艰难化作今天的甘甜



图为西藏S5线与林高等级公路的交叉路口(2024年6月26日摄)。

“多且班久身不道,圭嘎拉上人脱险……多且班久身不道,圭嘎拉上人脱险……”

阿妈在世时,只要我上圭嘎拉山,她准会这样念叨。

这明明是村里人玩骰子求饶时唱的“骰词”,却成了阿妈盼我平安归来的祷词。

那个传说中的山匪头子多且班久,我是从来没有见过。但山上

的大风大雪,我可是领教过。

我叫赤列,是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新仓村的村委会主任。

2014年,因为要去山南办事,我最后一次上了圭嘎拉山。

山上有一条狭窄又曲折的骡马道,一路越走越高,越走越荒,越走越冷,还得超过海拔5200米的山顶,从我们新仓村到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的念果村,有三四十公里,骑马加走路,得要一整天才行。

然而,在历史上,这条折磨人的路,却是连接拉萨和山南最近的交通要道。传说在文成公主进藏都走这里,村里还流传着迎请文成公主的歌谣。

阿妈说,阿爸就是沿着这条路,往山南的桑耶送信。

民主改革前,我阿爸是地方政府的“差巴”。

当时,圭嘎拉山上的古道是一条官道,包括我家在内,一共有4户人家驻守在古道北口,用一头骡子,轮流负责往山那边送信。

也是靠着这份差役,我们这几户人家才减了些别的差税。

“那时候,急信是用红色封蜡封起来的,见到就得马上启程,不管多难多晚,顶风冒雪也得当天送到桑耶去。普通的信是其他颜色的封蜡,倒是不用着急,第二天送也行。”

阿妈在世时,总是给我讲阿爸年轻时送信的事。

那时,阿爸就怕看到红色的信。哪怕是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,雪厚得没过膝盖,脚磨破了肿成皮,也得一步一喘地送去。要是

不干,头人就会来刁难,苛捐杂税找上门来了。

“那时候日子多苦啊,苦自己的命,苦难走的山。”阿妈常说。

民主改革后,随着交通的发展,圭嘎拉不再是拉萨、山南之间的必经要道,翻山送信的事越来越少。

特别是近些年来,国道、快速公路、铁路一条条修通,圭嘎拉山上古老的土路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除了我们放牧、挖虫草的村民和徒步的游客,走的人越来越少,古道上出没的山匪和野兽也都成了传说。

我家的老房子就在古道旁的山上,建得很早,周边很荒凉,是家里的“第一代”房子,用土垒的,只有一间,又矮又小又暗。那是阿爸送信的起点,也是我生命的起点。

那房子说是我家,其实是头人的,我们只是寄居在里面。

我出生没几岁,阿爸就去世了,圭嘎拉邮驿彻底成了绝响。

此后,在上世纪70年代、1984年、2006年,我们家又先后盖过“三代”房子,房址迁了又迁,从土坯到石头,再到土木,从驿路口到山下,再到山腰,从新仓村六组到七组,从我还是小孩子到结婚

生子,再到年逾花甲……

几十年间,岁月流转。

圭嘎拉山还是那座“老鹰都飞不过”的大山,古道还是那条曲折的羊肠小道,可是,我们的生活,已经翻天覆地。

和父辈相比,现在不用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去送信,不用为生计口粮发愁,不用寄居在别人房子里,不用忍受昏暗残破的居住环境,不用一家人挤在一起骑地上睡觉,不用背水驮粮点煤油灯,不用再徒步行走崎岖不平的山路。

说到山路,我们村有一条新路——西藏S5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了。

从村里看,一排整齐的高架桥墩像耸立的巨柱一样,在山里蜿蜒。桥墩托举着平坦宽阔的公路,从空中穿过,在海拔4200多米的半山腰一头扎进山体里,凿出两个山洞,然后贯穿圭嘎拉山,一直延伸到山南去。

真是壮观啊。

去年圭嘎拉隧道贯通后,政府曾组织我们试走这条路。只花了十几分钟,打了个盹儿的工夫,车子就从新仓村“穿越”到了念果村,可真快捷。

阿爸当年要是能走这样的路送信,一天能送多少趟啊。再急的信也能立马送到,再大的风雪也不怕。

真像做梦一样,曾经那么远的距离,现在却如此之近。

西藏S5线的修建不仅改变了圭嘎拉山,也改变了我们村。

2016年,公路开通后,村民们陆续拿到了筑路补偿款,村里还组建了务工队,有的在工地上打工,有的开大货车给工地拉砂运料,大家有了工作和收入,都成了项目的受益者。

现在,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,许多邻居都开始翻新自家的房子。下半年,我也准备盖自家的“第五代”房子,我想把它盖成一个两层带院子、白墙红顶的楼房,城里人管这种房子叫“别墅”。

站在我家“第一代”老房子的废墟旁看去,新仓村里家家户户的大房子显得错落有致。

高架桥就在村庄上头,隧道口距村庄不过六七百米,它们与狭窄的圭嘎拉古道交错并行,仿佛是时代的印迹,默默讲述着古和今的故事。

以前,阿爸阿妈当“差巴”,守的是古道驿站,干的是繁重的差役苦力;现在,我们村成了路旁的第一道风景,家家户户住上了大房子,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而活。

这可能就是跨越与发展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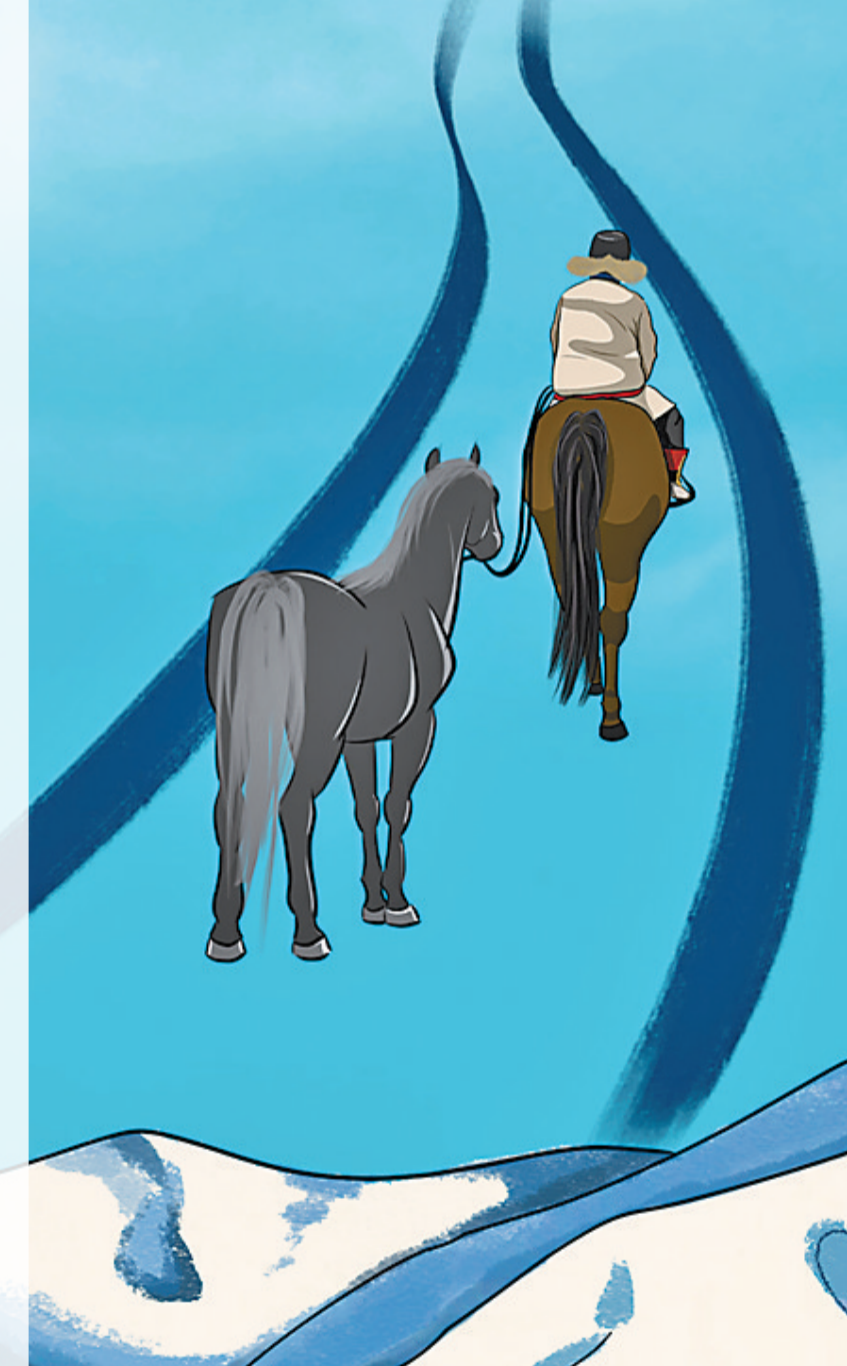


左图:拉萨市达孜区新仓村(2024年3月21日摄)。

下图:西藏S5线新仓段一排排高耸的高架桥墩(2024年6月26日摄)。



# 山 路



上图:圭嘎拉隧道山南市方向出口(2024年6月26日摄)。  
右图:途经念果村的西藏S5线与当地夏日风光(2024年6月26日摄)。



## 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念果村村民旺堆: 卖马,道路的变迁见证家乡的发展

“快,太快了。”

没想到这大山的肚膛里,能钻出一条时空隧道。

那隧道口似一张大嘴,能压缩时间和空间。这边把人从山南“吞”进去,只要十多分钟,那边就能把人从山北送出来。

“31年前,我可是要走上一整天,才能翻过这座大山啊。”

我叫旺堆,山南市扎囊县桑耶镇念果村人。1993年,我25岁时,第一次走上圭嘎拉山的古道。

“雪怎么这么厚,村里可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。”

我在寒风里喘着粗气,风割得我脸疼,手快冻僵了,眼睛也睁不开。一脚下去,雪埋住了我的膝盖。

回头一看,黑马也陷在了雪窝里。

我和黑马艰难前行,在一处背风的石头旁一屁股坐下,吃了几口糌粑,脑子里想着这次卖马的行程,还有阿爸的话。

“要不是有人要了你,我也不用一个人遭这罪。可是人家相中你了,我就得送你去。你可是家里最壮的马,谁不喜欢呢。哎,真是舍不得你啊。”

我看着大黑马,它的眼睛忽闪忽闪的。

说起卖马,那是两天前的事儿。

藏历初十,两个当雄人来到镇上,看上了我家的马,想要买一匹。

第二天,阿爸把他们带到家里看马。6岁的黑马毛发乌亮,身强体壮,当雄人一眼就看上了。

一人搬下500元钱,说是定金,嘱咐后天把马送到拉萨市堆龙德庆县,到时候给剩下的1500元。然后他们就开着东风车下山去了。

黑马嚼着料,大眼睛忽闪忽闪的。它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换新家了。

“我老了。旺堆,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了。明天你就替我送马过去吧。”

从圭嘎拉山走,那里近。山上有条路,我送你到山顶,后面你自己走,翻过山就到拉萨达孜县了。”

说罢,阿爸给我倒上满满一杯酥油茶。

第二天天刚擦亮,我和阿爸一人骑一匹马往山上走。

按阳历算,还是3月份,山顶雪白一片。一路上,刚融化的溪水叮叮作响,树木仍是一片枯寂,只有杜鹃的叶子开始

泛绿了。

越往前走,风越大,天越冷,走得越慢。

临近中午,到了山顶,那里全是厚厚的积雪。

“往前就是下坡路了,不要骑马,要步行。到山下的达孜县新仓村找巴珠,他会让你借宿。明天去堆龙德庆县,也一定要注意,到时候人多车多,马容易受惊,机灵一点……”

嘱咐完,阿爸牵马往家的方向走去。剩下的路,我得一个人走了。

听阿爸说,圭嘎拉山的骡马道,几百年前就有了。那时候是一条官道,跨水的地方修了桥,一些路段铺了石板,山下还有驿站。以前山南往拉萨上贡,送信都走这条路。

据说,文成公主也走过这条路。

可是我长到25岁,从来没走过。

山太高,路又窄又远,很不好走。

现在,我一个人牵着马要翻过这座山。

下山的路更难走,骑马会跌倒,只能牵着,踩着雪试探着走。

我心里紧张,紧张路,紧张遇到野兽和陌生人,也紧张明天的交易。

“请愿文成公主嫁到藏地来,如若公主许嫁藏地,不必惧怕圭嘎拉之险,必有百头牦牛之邀请……”

我小声哼着村里流传的邀请,给自己壮胆。

下午,我看到了新仓村的房子。心里的石头落了下來。

傍晚到村里,一路打听找到巴珠家,报上我阿爸的名字,说明来意,就在他家住了下来。

藏历十三,到了交易的日子。我一大早牵马往堆龙德庆县赶。

拉萨的车真多,人也多。黑马被疾驰的五十铃汽车吓到了,我安顿完受惊的马,继续赶路,终于在中午到了约定的地方。

交易,收钱,黑马跟着当雄人走了。

下午,我拿着钱到冲糌康,花500元买了一口大铜缸,还买了粮食。当天晚上,又到丹杰林一个朋友家借宿了一晚。

第二天,我扛着一堆东西,坐公共汽车绕道从曲水县回家。先到桑耶渡口坐船,到镇上再步行,辗转一天,晚上终于回到了家。

就这样,三天时间,兜了个大圈子,我一个人的卖马之旅结束了。

谁能想到,31年过去了,圭嘎拉山竟打通了一条隧道。只要十

几分钟,就能走完我卖马要走上一天的风雪古道。

真是快呀!

隧道的建设是从2016年开始的。那年4月,政府的人来到村里,让村民带路,走圭嘎拉古道去达孜。

我们一行40多人、50多匹马,载着物资、设备往山上走。这是我25岁卖马之后,第二次走这条古道。

路上我还犯嘀咕,有车不坐,有国道不走,偏偏要走这条难走的山路,图啥?

拉萨来的干部说,政府准备在圭嘎拉山打隧道,建一条快速公路,拉近拉萨和山南之间的距离,促进经济发展。这次是来做前期考察的。

听了干部的话,我很吃惊。这得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。

没想到,工程真的就动起来了。隧道山口就在我们村,这可是天大的事情。

施工要好几年,拉料运砂总要有能干吧。回到村里我们立即召开村民大会,大家决定共同出资,成立村集体运输队,服务工程建设。

就这样,2017年初,我们按人头,每人出资2万元,380多户村民筹集550多万元,购买了15台大货车,在工地跑运输。

两年,村民投资的成本就拿回来了。之后三年,每跑一趟就能赚一趟的利润。最后一算账,刨去成本,每人净赚18000元,人资多的家庭,合计有二三十万元收入。

今天,西藏S5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通车了。8年2000多个日夜,隧道一点向山里延伸,高架桥的柱子一根根立起来,图纸变成了现实。

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像丝带一样,穿过圭嘎拉深厚的屏障,把念果村和新仓村,把山南市和拉萨市拉得越来越近。

看着眼前的隧道,我又想起年轻时,爬上海拔5200米的山顶,走一天山路去卖马的情景。

阿爸的嘱托、山顶的大雪、黑马的大眼睛……

光影远去,刺骨的寒风也远去了。圭嘎拉山的新路和古道,交织成跨越与发展的故事。

(记者 米玛 刘帆 黄志武 丹增平措 玉珍 格桑伦珠 武沛涛 巴桑旺姆)

(本版图片均由 格桑伦珠 武沛涛 刘帆 摄)